



汪建新

1942年10月10日,《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特刊》发表毛泽东为延安平剧研究院的题词:“推陈出新。”1951年,毛泽东又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毛泽东推崇古为今用,强调学古而不泥于古,立足传统又革故鼎新。毛泽东诗词多次借用庄子的鲲鹏形象,或直接引用,或变通化用,不论是袭用原意,还是拓展寓意,或是反出新意,都恰到好处,让诗意表达深沉浑厚,回味无穷。鲲鹏形象的巧引妙用,既体现出庄子哲学思维对毛泽东人格精神的深刻烙印,展示出庄子浪漫文采对毛泽东文风诗格的直接影响,更彰显出毛泽东活学活用国学经典的娴熟技艺,洋溢着毛泽东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

(一)

《庄子·逍遥游》活灵活现地描绘了鲲鹏不同凡响、魅力四射的形象和风貌:“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

毛泽东诗词反复出现鲲鹏意象。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员罗章龙准备赴日本留学,毛泽东赋诗《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为其饯行。诗中“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这是第一次出现鲲鹏意象。

1925年秋天,毛泽东独立于橘子洲头,面对壮美寥廓的湘江秋景和汹涌澎湃的革命形势,纵笔写下《沁园春·长沙》,诗中写道,“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930年7月,毛泽东创作《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描绘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形势,颂扬黄公略所部对根据地建设的重大贡献,表现了诗人以世界为怀的凌云壮志。诗中有这样一句,“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不幸病逝,毛泽东满怀悲痛写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深情哀悼罗荣桓,高度评价他的历史功绩和崇高品格。诗

中“斥鷃每闻欺大鸟”一句,又一次出现鲲鹏意象。

1965年秋,是赫鲁晓夫下台一周年,毛泽东写下《念奴娇·鸟儿问答》。诗中写道:“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1963年1月9日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原稿曾有“欲学鲲鹏无大翼”之句,讽刺赫鲁晓夫集团妄想成为振翅翱翔的鲲鹏,却不像鲲鹏那样“翼若垂天之云”。作品发表时,毛泽东将其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这样就与前面“有几个苍蝇碰壁”和后句“蚍蜉撼树谈何易”衔接得更紧密,讽刺意味也更加浓郁。

(二)

庄子塑造的鲲和鹏不是两种生物,而是同一种生物不同条件下的两种形式。庄子所谓的“逍遥游”,就是能够“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无所待,以游无穷”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显然,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理想主义的,甚至是虚幻的、梦幻的,千百年来只能存在于人们美好的梦境、美好的愿望之中。而毛泽东根据鲲鹏硕大、高飞、威猛、雄伟的形态风貌,结合自己的生活境遇、主观情思、怀抱寄托,把鲲鹏置于如火如荼的斗争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之中。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的“鲲鹏击浪从兹始”,使用的是《逍遥游》描述“鲲”的原意:“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毛泽东的用意在于说明纵宇一郎(即罗章龙)赴日留学,是他实现宏图大志的崭新开端。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对《沁园春·长沙》批注道:“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击水”是对“鹏之徙”的化用,而“水击三千里”则是对《庄子·逍遥

游》的直接引用。毛泽东把鲲鹏的“击水”具体化为青年学子畅游湘江,以此抒发朝气蓬勃的青春意气。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斥鷃每闻欺大鸟”中的“大鸟”,即是鲲鹏,而“斥鷃”则是《逍遥游》中讥笑鲲鹏飞得太高,而自己只能在蓬蒿之间扑腾的鹞鹰,不过是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鸟。毛泽东通过强烈对比,颂扬罗荣桓的品德之高和志向之大。

《念奴娇·鸟儿问答》中的“蓬间雀”就是庄子笔下的“斥鷃”。这首词通过鲲鹏和蓬间雀的对话,写得既雄浑庄重,又诙谐幽默,而且尖锐泼辣。“鲲鹏”象征着高瞻远瞩、英勇无畏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蓬间雀”象征着渺小卑怯、虚弱丑恶的赫鲁晓夫等人。

以上的鲲鹏意象,都是正面形象,属于褒义。《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中的“鲲鹏”,指巨大的恶魔,用以喻指反动势力的暂时强大。这是毛泽东唯一一次把鲲鹏用作反面形象,属于贬义,含义颇似《清平乐·六盘山》“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中的“苍龙”。这就是钱钟书《管锥编·周易正义·归妹》中所称的“喻之二柄”,即用同一个喻体来比喻截然不同的两类事物。

毛泽东把对鲲鹏的理解和阐释发挥到了极致,将其改造为志向远大、壮美俊伟的崇高形象,包括以天下为己任的青年才俊,搏击风浪的热血男儿,经邦济世的治国栋梁。毛泽东既遵从庄子塑造鲲鹏的本意,更赋予其全新的思想蕴涵和时代意味,使《逍遥游》中的鲲鹏,变得精气充沛,形神俱旺。

(三)

毛泽东一生熟读《庄子》,在文章、诗词、谈话、书信中品评引用《庄子》多次。鲲鹏意象频繁出现于毛泽东诗句,即使没有鲲鹏出现,也仿佛有一只隐形的鲲鹏在不住地盘旋。

青年时代,从“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拍案而起,到“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蔑视权贵,再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使命担当;中年时期,从“唤起工农千百万”的斗争烽

火,到“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傲视群伦,再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势磅礴;晚年时期,从“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沉稳淡定,到“梅花欢喜漫天雪”的情操旨趣,再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老骥伏枥,鲲鹏这一至伟至大、腾跃刺天、凌摩霄汉的精神文化具象,被毛泽东注入了全新的寓意和时代的色彩。

在毛泽东诗词中,“鲲鹏击水”多连缀在一起,成为一种劲健有力的表征,冲决奔纵,撼天动地。《贺新郎·别友》“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一句,曾写作“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呢呢儿女语”。一生酷爱游泳的毛泽东,在纵横江海、搏击风浪中彰显“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品读《沁园春·长沙》《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等词,不免使人想要置身“白浪滔天”的江河湖海,去体味那“浪遏飞舟”“极目楚天舒”的壮怀雅趣。“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水给予毛泽东澎湃的热情与灵动的诗意。“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文化自信。

鲲鹏雄飞万里,俯视寰宇,能如陆机《文赋》所云:“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而毛泽东诗词给人的印象总是纵横捭阖、气势恢宏。不管是写自然景观,还是写社会实践,不仅有着“往事越千年”“阅尽人间春色”的历史底蕴,而且有着“要将宇宙看稊米”“巡天遥看一千河”的宏阔视野,折射出“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绚丽光芒。最典型的莫过于《沁园春·雪》,大笔写意,意象雄浑;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长城内外,大河上下,这是多么寥廓的世界;而悠悠岁月则由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英雄人物贯穿起来,又是何等雄奇的历史。

老一辈革命家诗词赏析



时隔几十载,改革开放春风激荡一池春水,青田迎来第二次出国潮,至今已有38.1万华侨华人遍布146个国家与地区。2002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青田调研指导工作,为青田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青田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深化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推动国际贸易“优进优出”,打造“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取得了“过去华侨带着家乡致富”到“现在家乡带着华侨共富”的巨大转变。

青田的世界,世界的青田。如今瓊江依水而生的这座山水之城,凝结了海内外“两个青田”“一种乡音”:侨行四海,皆有乡音!

(作者系浙江省青田县委书记)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因为这首《有的人》,读书时的我认识了诗人臧克家。他那铿锵有力的诗句以及对人生的深入剖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工作以后,我有幸实地探访了臧克家故居,循着这位“诗坛泰斗”的脚步,感受他的人生之路。

(一)

臧克家故居坐落在山东诸城龙都街道臧家庄村,为单层四合院,青砖灰瓦清式建筑风格,包括堂屋、东西厢房、学屋、粮仓等。“臧克家故居”馆名由文学家季羡林题写而成。故居陈列以实物和图片资料为主,反映了臧克家对祖国、对人民、对故乡的真挚情感。臧克家被誉为“泥土诗人”,80余年创作生涯中,他始终坚持贴近农民、贴近生活的创作原则,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文学的发展,倡导作家深入生活、反映时代,提倡题材、风格的多样化和艺术上的探索创新。他见证了我国新诗从诞生到发展的历史,对我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臧克家,1905年10月8日出生于山东诸城臧家庄,在故乡的马耳山下度过了童年和少年。1919年,他在诸城县第一高等小学就读。五四运动后,他聆听了北京学生运动派来的代表——诸城县大学生丘明宣传五四运动的演讲,与同学们组成了“反日会”,打着小旗到街头宣传。新文化运动使臧克家从此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他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主义思想和新文学作品。而后他毅然投入武汉大革命,经历了反军阀统治的血与火的考验。武汉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迫害使臧克家有家不能归,逃亡东北,颠沛流离大半个中国。

(二)

臧克家故居并不陈旧,灰色的砖墙,古朴而典雅。进门后,有一条不长但宽阔的甬道,从甬道的尽头往西拐,一排建筑,是“学屋”。现在的这排建筑,里面分为两大间,外间有玻璃柜,里面摆放着大量的书籍,有臧克家的作品,也有研究臧克家生平与作品的论文集。里间,整齐地摆放着桌椅板凳,对面墙上的正中位置,有两块鲜红的版面,一块是党旗的图案,一块上面用端庄的字体写着入党誓词。1930年,臧克家入读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得到闻一多、王统照的教诲与帮助,创作了《难民》《老马》《罪恶的黑手》等诗篇,描写了旧中国农民忍辱负重的悲苦生活,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和伪善的面目。他为农民的悲苦命运不平,那首脍炙人口之作《老马》,描绘了农民背上苦难的重荷,饱含他鲜明的爱憎,从侧面描写旧中国千千万万不幸而又无助的贫苦农民的生存境地。1933年,闻一多和王统照帮助臧克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烙印》闪耀着“尽力揭露现实社会黑暗、写人生永久性真理”的火光,问世后一版再版。

“学屋”的后面,隔着一一条窄道,是一个大院,有正房、东西厢房和南屋,门口的两边,都有竖幅,上面书写着臧克家和其他名家的名言诗句。抗日战争爆发后,臧克家积极投身抗日爱国活动。1938年,他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选为襄阳、宜昌分会理事。1938年至1941年,臧克家任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宣传科教官、司令长官部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三十军参议。在此期间,他三赴台儿庄前线采访,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津浦北线血战记》;率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深入河南、湖北、安徽农村及大别山区,开展抗日文艺宣传



始终心系人民的『泥土诗人』

走进山东诸城臧克家故居

彭乐



和创作活动;赴随枣前线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工作,参加随枣战役。这期间,臧克家创作和出版了《从军行》《淮上吟》等诗集及散文集《随枣行》,热情讴歌了抗日军民英勇抗敌的事迹。爱国主义是臧克家作品的主旨,无论抗战时期如战鼓、号角的文章,还是白色恐怖中似匕首、投枪的政治讽刺诗,都凝结着诗人不惧黑暗势力威逼,勇于追求光明的胆识和才智。1949年10月,臧克家写下了广为传诵的名篇《有的人》,这首诗的副题为“纪念鲁迅有感”,是以鲁迅的精神为坐标,深沉地叩问人生的真谛。《有的人》以对待人民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结局,呈现出两种人生追求,引发人们对人生真谛的长远思考,引导人们向往真善美的人生。

(三)

南屋和东西厢房,均为展室。外面的墙上,标有“第一展室”、“第二展室”和“第三展室”的标志牌。从第一展室看,展览的名称叫“百年风雨铸辉煌”,副标题是“臧克家辉煌的一生”。1951年6月,臧克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担任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1956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57年至1965年,任《诗刊》主编。经臧克家联系,由《诗刊》创刊号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十八首,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1957年,臧克家与周振甫合著《毛主席诗词讲解》,对毛泽东诗词的传诵,起了重要的作用。晚年的臧克家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热爱生活,珍惜人生。可以说,臧克家毕生都在以他的生命和那颗永远年轻的心,追求人生与诗的最高境界。

走出臧克家故居,我更加深刻体会到臧克家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对国家、对人民浓烈而深沉的爱。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以笔为枪,高唱保家卫国的战歌;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与人民同心,歌颂生活巨变。他对国家和人民的一切贡献,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激励我们砥砺前行。